

詩

通

詩通三頌卷四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維誠男

休徵
明徵編錄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于禋
百工倅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為宮
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廟諸侯以祭

肅維東德一意互言東德即東文王肅維之德也對者編
對之謂以心契心景仰昭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而
疾言其事之教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從神之在天
來奔拚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足其對越虛通本肅維東
德統頭者昭明不昧之謂承者奉設奉持之謂每射者至
精至粹盡善盡美克當人心而不為人所毀也即于顯承
見之人字泛指天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奉廟中以見
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歟言其光明之也。是
不承順文王之德歟言其承順之也。以祥最好。蓋不顯承

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書曰。古。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耗。行。文。王。之。德。者。而。文。王。主。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捨。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書。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

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年。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

禮。作。樂。

通詩。只重。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骨。駿。志。字。爲。字。俱。根。
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予萬物爲命。天命聖德
並言。還重合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
命與德爲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於穆不
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蒙於穆澤。說到不已上說不
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體
論純。只是如其本體。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雜即
無閒。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
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大雅所云穆々文王於緝熙
敬止也。穆々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者者非

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為德盛者澤必
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被詞者亦不專就祭時說。溢者故
估後人之意也。故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
文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篤者對我而言我既
順之後王又順之世々相繫便見厚矣。○箋云魯猶重也
自魯孫以至無窮皆得稱魯孫。

蘇氏曰敬、大也。箋曰：溢，盈也。則假以溢我，是文德大而
其降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吳之道，能併與我，
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志，謂周禮六官之
職也。則假非聲轉，溢非字說。今即將假作假，如義崩，亦遂
比何以為直截。

體之身為德，昭于天為神，垂于後為道。然詩中無此許多
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為渾成。

維清 序曰：表象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

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清是奉行昭布之意，與熙字義同。緝，嚴，重在緝上，謂清明。

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章，清精神所運用，不必將禮樂政形填塞，肇經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制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成治功成也，頌即在有成上者，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為萬世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明緝熙。莫以象彗為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彗，則肇經這用有成當尊重創業。

烈文

序曰：成王即數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

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全肯重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為國君故稱
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社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即指
社福言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子孫保之為無疆之實

無封是守我周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我周九
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賞之意此二句不重只
以平日在國之盡職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然序
其皇謂繼諸侯相傳之序而益昂失之也

無競四句與柳詩不同彼重感入此重無競不顯道即日
用彞倫為天下所共由故從言四方德是人心所同得而
臨民御衆所當盡者故守言百辟註中先王之德已兼道

字句用此道者。猶云所以。然也。前王不怠。即廟祭時。對越
顧弄。如將見之之意。是近指其思慕前王之志。來歷。阻他。
使其惕然有感。却不實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只是念勸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因後起以不
怠。結氣。鶴然。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大王。以岐山興上。堯之康之。保之。俱指
高山言。天作。字與作。即作字同。治堯而謂之堯。猶治胤
而謂之胤也。堯如教。曰居民等事。即下所謂彼作。此句最
重。原以治岐之政。言。當在。太王下。說彼祖二句。要入大

王上承天命。平致文。積意。有美之行。不出言。遠。直是彼
同。維翰氣。乘子。孫。而。指。者。遠。保。解。條。德。以。世。美。素。也。註。中
當。字。要。看。正。從。太。王。創。業。數。難。來。

吳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查全要語。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上
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言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
之保命也。宥容。德足形容其心。上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奉
命。盡心。盡其鮮。恐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之不移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共無違。與所共
德。激止是也。德。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補語。若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
何以祈天而已。宏深茫然無際。淵乎不測也。淨每按誠
然毫無修漏也。全在心上者。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
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字
就成王時言。蓋照江保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
應認是後王。

錢將

詩首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
天之享。說文王右享。虞可補出天來。若冀天及畏成保之
虞。却不必強補文王。道玩自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美天之享。而又不取適。必美在
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射。規。

齊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蒸。藉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蕭粟之
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蓋
蓋以為器。絜粢之實。其薦用燕。所以親之也。

未而進之曰特。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其備
與。鳳立不同意。離天其右之。奠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鑒我而顧。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則象肖之為儀。矩矱矜之為式。顧畏持之為列。日靖四方。
日以此典靖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

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緞祭時稱仰之詞。此既右享之。亦是莫望之語。不必泥註中必然意。

天成即陞降日監。及爾出王非析意。時保時字。送風夜生。來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鑿。其誠言降監。又原希享之意。須知首節詞氣。便凜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清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遊

此詩以具天子之為。主首以美詞發端。次言子之。上實未。補保所為子之。上命俱自建倚一特言。

特遣其邦言乘于七月之之時。同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此乃肇商之後最紘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勿認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字之以命為神。入主言。其字勿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合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朝會祭告。正是特遣中。事于之內。就包得下。右序維后。意接二節。兩允字。政與此。其字相應。然望者。靖崇以祀天。望秋以祀山川。崇墳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該于巡狩之方焉。

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次受曆數言。寶宗一直貫下。震蒼

有我動之。下震字。則彼有震動也。震之。猶未是慶。讓然。步
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是天下諸侯。尊者。來
借其若。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恐懼也。讓。則未。是來。休
來。享。素。訓。安。是無恙。無懼。亦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
神。為。我。懷。為。我。素。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持。舉。其。大。者。末
句。提。冰。說。正。與。實。者。序。相。應。

明。服。有。周。要。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式。序。按
典。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序。上。此。樂。亦。即。行。于。諸
侯。震。登。時。與。虞。廷。考。績。法。不。同。玩。註。該。揭。起。此。句。歸。盡。在
求。懿。德。不。必。分。故。教。立。說。整。結。如。綱。常。倫。理。民。彙。物。則。代。

兩同有。以為天下獨能。人多喪失了。故曰。我為求之者。始
益字。正與既字相應。蓋武庫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
其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徒用。

書武城。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陳蔡也。昭我周
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
周。刑式亦在位也。但武備文。歸焉。放牛。則戢干戈。繫弓矢
也。建官任事。重民五教。博信明義。無德報功。則求諸德而
肆之也。

執競

聖哲德是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隆。以祈節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者。蓋執競同即是德。是皇何嘗
非功。禮樂一時事。禘祫一揀者。

執競以心言。敬勝怠。義勝欲。不沮不忘。是也。不妨帶助上
帝。授民水火。念頭說。發強剛毅。是以有執。便是執。非有
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待之也。不顯以德之明
吉。成之基。命宥密。輯熙光明。康之對。揚光烈。率循大猷。是
也。上帝是皇。繫彙顯德。上說。註亦字對。武王言見二王之
為。君亦天作之。典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非若尋常中
文之主。免薪薪業而已也。

自致成康三句。蒙上不頌兩字。而登頌之。卷有四方。重在德之無遠。第屬上繫屬斤。其明者明著。固全由心体上一致不辭。而就君臨四方上說。他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色。亦無不可。

禮上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奔偷也。特上者。聲以救之。管以間之。無德遠也。包八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稱其中。意降福重。在功德之感。足以繼後上。

簡上。雖承標上來。而大典多。亦有別。降福。已是工祝致告之時。威儀反上。猶是式禮莫愆之意。宜玩注意益二字。辭飽。就尸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稷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美
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既天言德配
天同大。水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應烝字直情攝到
末句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
且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面就百穀中舉來牟者以藿藜既
後新穀未非非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字正
與烝字相應。重率有不重帝命常道該得廣。君臣父子其
大者。陳字甚活。但就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味此
來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

續高之緒。則見司空之功。特後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
徒之績。待積以始。

臣工

此詩以穀公為主。答茲成法。立所以徵公也。次節采此中
戒弊。緊在維募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稟官。如鄉遂有司。採司農。都鄙有司。唯田正之
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備事。意所該尚多。須
會王言發端。大休整。爾成。此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先王
之成法也。二來字不重。答是稟受而行。遵其科條。若是量
度而行。盡其忠義。統一悉心遵行。不敢應以異文之意。

贊曰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我保介即以我農官訓
禮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畬難治故首問之如
何二字正是求包許多入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
在將字迄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來時急
來牟不必粘新畬特而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
新畬之當亟治耳厥明指來牟說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鉞
鉞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鉞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鉞
短鎌也可用以穫禾鉞艾用鉞以艾也奄觀鉞艾緊打着
迄用康年。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車字

昭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車時以下作一氣說車是統車督率之意猶上章所謂命爾農人九欲備必先耕故以播厥百穀引起駿發郊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發不可以地與人分者三爾字皆指農官乃著責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

車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各辨于地以治稼穡。所以時之十千
維新也。司稼掌巡野之稼而辨種粒之種。測知其名與
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所以時之。傷昭假爾。天
飭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奉里。遂可知。川奉川。遂可
知天下。

說義曰。徇民力者。其爲私。所爲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爲
不結。惟視爲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振聲

上節擬其容之。下節率其春之生。各開說。人只爲求其
相貫。所以總辨則總上。終是率強子。以爲此。只是一見。

新。即如有客一篇亦且不說出德字。

斯字指其之潔白言。客就助祭時動容言。客是身之詞。

我是親之詞。祀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遺。而助祭又秉精

白。故借管之客以足之語。意便合喜幸微。這下無殺意。

彼謂彼爾。兼臣氏說。此謂王制。君臣言無惡言愛也。在

編之為君上見。無殺言敬也。在身之為客上見。皆已。然其

風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也。虛矣是喜幸之詞。不作期望說

味之實有勸勉深意。溢于言外。

歲終祭。正所謂愛人以德成。王晉微子曰。與國處休也。

世孫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旅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共毀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侈于于宋、

註有事勝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勝、祀宋未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極言豐登之慶、以見當奉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年若不豐、非早即澇、早不宜禘、澇不宜禘、多黍多稌、可例其餘、所以為豐年、萬億及祿、皆就康言、正是多字之意、酒醴、正此康之所藏者為之也、界祖妣、吳宗廟之祭言、者本

文以洽字西則所謂百禮即是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而註解作備字則凡養老燕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燕享開看亦不妨降禮就方社田祖說尤皆即在上數句內見有替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忤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與之合與否也

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以噍一厥聲二句為主

有替有替如有容有容之例周禮有上替中替下替又有相之庭是廟庭替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

在是。故曰。總叙其事。

鼓。樂節。重。備。器。上。亦。已。兼。奏。鼓。樂。二。句。以。樂。為。主。樂。所。用。以。懸。而。樂。下。有。簋。則。持。拘。以。載。樂。者。也。樂。上。豈。以。崇。牙。掛。以。來。明。時。所。以。備。樂。也。應。是。小。鞀。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懸。之。簋。樂。上。者。故。曰。懸。鼓。有。夏。商。禮。之。制。自。此。一。變。意。鞀。以。節。樂。琴。以。收。樂。祝。以。起。樂。周。以。立。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管。上。鼓。者。看。乃。奏。分。則。是。已。奏。但。未。言。其。感。美。耳。蕭。管。俾。舉。又。從。所。奏。中。抽。其。小。者。言。之。以。見。無。所。不。舉。也。

禮。記。是。贊。詞。輕。蕭。即。所。謂。儺。也。鞀。即。所。謂。純。也。兩。皆。冷。清。

統是和鳴。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亮昭宗德。其其精神。意氣。豈若相合上說。永觀厥成。不可說是九成。武樂止六成而已。我容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忘德。則樂之矣。成可知。起重在和鳴之互以格祖上。

淋

序曰。潛季冬為魚春。獻餼也。○箋曰。冬。魚性定。春。餼始來。故此時薦之。此蓋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漆沮。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履。也。注。積。於。著。魚。及。薄。圍。取。之。等。語。似。看。漆。沮。成。小。不。必。泥。有。鱧。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在色。享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寢無定期。青魚者，試而驗之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性薦鱸而已。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雞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一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疑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有來至止，勿分來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相惟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味謂得諸侯之相。

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敬指名耳。辟公天子俱是着
力字面末節右字全在此看。

薦廣壯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牛肆祀不必泥空
先辟公所進之牲薦牲相祀本庸。雖說曰予肆祀則
天子之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然予
當作幸詞不作翼辭。蓋此詩是維祭時所歌也。上對辟公
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微柔言。武
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入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
斯盡入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

及字着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鹿島就文王得天卷上。說右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

綴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貴。為天子。固有四海言。俱作已然者。右謂薄山天子之禮樂。亦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章。地

此詩當以率見昭考為主。而從從入魏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報。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

厥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稟來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

之重。隱之合着下意。旂畫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干竿。而和則在執前者也。俸華有金以厄幣首。故曰有鶴。作三件者。烈先承上等威物來言。有昭君賜。揮上調。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車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平之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請侯為我格先。而介之眉壽。是未然事。多祐。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見在之福。便是純假了。宜在綏上。綏以自請侯致之言。俾綏然。自使我得之言。惟請侯綏之。是。以使我得之。昭明也。

稱本昭明不結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爵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為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開。落到人上。見無非可變為得。萋苴就旅言。謂萋苴然敬謹者。皆選禘而來之祿也。道殊是治玉之名。箋所謂以賢美之。故玉

言之也。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祿惠全人快觀光景。

宿、信、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國在即。而計其留之不久也。繫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耳。慢說出宿字。執馬與不追之。皆是設詞。

進之。以身言。緩之以心言。曰安而留之者。謂安其心而留之也。既有濟成二句。說國家待他優異。正是緩之。物要信成等成也。即所謂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夷然易典大二義。易者。無所顧吝。大者。莫與比倫也。註云。用天子禮樂。如大輅之車。太常之旂。雅奏朝廷。頌奏

郊廟之類

武

序曰奏大武也。○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
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兵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暑。繼述文王。康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無競惟烈。憚合安民意。思尚諒。不出乞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發。棧上着。克開以情。和有夏。解字。却象言。嗣武受之。言武王嗣文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精。

也。造劍也多。摠是上枝之技。則為直。但能止于枝。而
下之技。未盡消融。則止于此。或發于枝。及似者。亦上枝
之義。而舉克。枝後反商。一既精神。盡行林。亦恐非。或
本肯。還放開。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昔字。換開字
氣。朕來。應轉。無乾。能烈。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意同。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
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階也。

且女未聞殺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
祿，濟河而西，馮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車甲碎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
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達，禁散軍而郊，就
左射，組首，右射，踴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摺笏，而虎賁
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如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匡神廟，然後諸侯知所以殺，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摺干，所以教諸侯之第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達久，不亦宜乎。○此
分明是勝放過刻者定可的杜說，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殺。

之。後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子小字

此詩以思緒先序為主。是以克喪朝廟則得喪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開口說个閔字。含許多悵愴。其可閔在下二句。國家新造未集。又以皇考即世。葬在東疾之中。豈不可閔。此三句就有懼。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考以續緒。結述言不言已。正合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念茲二句。上文說正見其孝之永。念字亦重。降陟度止。即此念字。且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看

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速以自己勉。敬來之。夙夜二字。連說。敬不單是思念。在經志述事上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經序。思不怠。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墜之也。不忘精。序言。而全在思字上領出。惟再思如此。用夙夜念。重考。若有不容已矣。

訪落 大金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與詩以率饋。船考一編為主要會錄于羣臣。誰竟方康平

易通揚身錄之選見昭考和易率而又不容不察也
俗庶四句接之

訪于落止、遠群臣而咨謀于惟政之始也。昭考之道、而其
情之身而播之天下國家者、率謂循此而行之、艾之為言
盡也。未有艾本、然哉。我來、惟其通遠、故茫然不能究其盡
處、未艾而勉強以就、則本合而愈見其難矣。能字對就之
之初、念言判者、離而不合、淡者散而不凝、曰工夫不能歸
一言、雖予二句、承上起下、見率循之功、不得因難遂止、起
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体道、非謂道難及、但必
其事也。庭家分治、罔齊家者、休者道之餘、休者強履有

所憑藉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是虛
昭考而賴其休慶。不只言自巳。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
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通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是
幸得群臣。故其端尤終賴群臣。竟共說。庶可要敬之全功。
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敬之句重看。是一篇大旨。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
只稱天以聳動其敬耳。天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律甚明。
故命之于奪難定也。陟降厥士。使目監在茲。一氣說。不作

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然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

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奮生怠，如何能敬。目就二句，皆是一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也。就是造就進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推出，應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体。應印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体矣。到此地位，即是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疏義以光明作聰字看。仔有以擬命言，示我顯德，便是佛時仔有處顯德行。對微詞涉論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已，則自心体言，學資諸人。

則自德行亨

嚴氏曰佛謂之彌者言救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个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是此詩首節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不欲托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註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

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

此詩以首句為主，而求助意只見于末二句。

懋以已然言，望以未然言，知懋即是能，望不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逃臣更始之意，勿泥註，何雨字看，莫予四句一氣層疊說下，勿將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予二字正與自求緊相呼應，而聲乞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自家求螫，起初信桃虫是個桃虫，及其拚然而飛，乃是个大鳥，此明以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難集萃俱指辛螫拚飛禍忘說，但上句重在幼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集蓼之更難堪耳。集字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為然。取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

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寧言豐年之慶，末節撻冰二意，而推其由耒之遠，玩振古如茲句，似是祈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芟林，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固由先

除其梗亦因凍塗縛而土膏動周官雜氏掌殺草秋繩而

莫之繩音孕謂合實也莫其絕則不成熟矣

箋曰限謂新發田也吟謂舊田有徑路者或租限或租吟
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
則仍是夕莠非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強有餘力謂
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回事也有賸
句只帶在強上看思如二句間一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
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媪却淺而俚矣報耒首斲木為

之

播穀求上似載來由耕而播由播而生由生而成田之漸
次自是如此。求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趨綿。其虛
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
暉上有接續之意。係即在達中見之。厭上疊上有厭正萬
盛而可耘時也。詳密與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醴。是五齊為酒醴。賁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
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禮。飲其香
香如飴也。椒其馨。正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邦家設燕
享之禮。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處。非必借光仁賢。寧亦不
必。漢潘岳胡考。但看執觥而饋。執爵而酌。便已承矣。按

皆係民者。文曰：若已上三事，通其朝廷。下五
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却是一事。互見之重，匪今
斯今，邊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
字，重豐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而賴神休已
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相 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二說下，卽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
與戴芟皆上頌農功之有成，而神現在言外。
更上訓嚴利，上而加以嚴者，極其錫利之意也。措殺二句
帶在併上說。

茶是陸草，蓐茶以卷穀之，宜高而寒者。蓐是水草，蓐蓐以

米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笠二句說。

積之粟，與其比如槁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種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槁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間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紘不然矣。

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正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同人尚赤牲，用駢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牝牲有棟

其角取其體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踐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而兼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奉。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此曰殺時，特壯，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酌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頤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帶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絺服
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祭而行。禮有序。兕觥三句。是方
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餼。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初
主人躬視。意三告皆告于基。一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
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塾。即是夾室。祭禮壺設于東序。蓮
豆。銅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
序。視壺。濯入東房。視蓮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
牲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蓮豆之類。告濯。几席不
洗者。告具而已。牲与鼎俱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
門南。少近西。士杜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克肥。又出

門外奉鬯幕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鬯之潔，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兕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異以笑語言，不教以禮儀，言想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為之，亦休王者奏假之思也。夫以旅酌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盥濯二字，是盥洗盆，與洗滌之濯不同。

酌

序曰，句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句也，句即簋

也。兩則十三舞句，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句，頌適時，蓋窮兵殲武，不足以

為武違天悖時，不遂以成功。

於鍊四句，仄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
運養時晦處看。於鍊以氣焰言，熙大介說，運謂守而不動，
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熙及其
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
純熙也。須知運養全不著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鍊之王師祀受二句，作一句讀。王
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騫、蒙大介來，曰造者
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騫、蒙大介來，曰造者
莫加矣。故曰祀受有嗣，蒙王造來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

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是其善法。廢。罔革損益其小者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奉天。致罪惟均。此可以參純德用介之旨。

祖

綏。之。二字。是章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來天也。曠重本用賢圖治上。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而及萬邦則人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凶而豐。而且屢也。天命

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
意。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
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
全彼其用意，益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商周時尚無
後世烏畫考救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子以四方，所謂列
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
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共如此致治，而
此遂能靈示之，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
間字方帶君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厥士，子以四方之謂致。

治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齊

序曰：齊，大封之廟也。齊，子也。言所以錫子孫人也。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重敷時緯思二句。通篇是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勤勞天下，指求寧吉，應到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緯思不當主功德說。正理上地人民皆共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德，可緯思我祖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後商之爵及惡德也。於緯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緯思者在文王。則當緯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

盤旋之義。巡狩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哀時之對為主。重朝會上。陟山道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數天二句。正發其所為朝會之意也。

登高以崇望也。柴祀上天。望祀山河。陞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標山。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

如樂翁河不重河神之感格效順只取由翁順之河以同
四方之岳耳。數天句中。要點諸侯想望新令之頌。以起下
對字意。哀時之對。如備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之類。不作慶讓黜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者諸侯各
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
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
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慮。知所遵守。

魯頌

駉

通詩以思字為主。蓋詩人原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一

馬政以驗之耳。無疆無期無數無邪亦無大分別各章上
思字兩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減才等字各應上
彭任等字者

在坳之野。駐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駟者謂馬之象盛不可
盡言始自其駟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正一乘之馬也。
故遂承言以車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只言盛大之
勢任。則言筋力之強。解。是長駕遠馭無。欣之患。祛
祛是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虞。馬之盛還見于彭。等字上
翠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驪黑色。騄解開也。騄者兩騄極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

白色駢者赤色黃駢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黃曰駢。謂赤而微黃也。駢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驢駘駢雜。多以鬣言。駟駘驂魚各帶白色。駢為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駢而曰駢。駢訓形白雜毛形。赤也。今赭白馬。驢訓毫肝。脚脰也。蓋膝下之名。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道。有田馬。有駑馬。篇中言牡馬者。亦是定中華駢牝之意。

有鈇

通詩以于胥樂兮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

明、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王言亦俱有法。宜以嚴而恭、和而節。立說、頌禱中尤有交做之意焉。此明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

與取叠用駢字、與叠用在公字相呼應。風夜在公、大祭言時之久、不必是自風而夜、以閑暇時言。明、則辨治、辨則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之以將之也。宜提者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驚是舞者、取執之、驚羽振其羽、如飛驚之下、形容樂舞之喜也。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與上伶人之舞不同。

毛大曰。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饋。酒。將。上。句。即如鄭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為君以適。當。無事與之飲酒。亦說得有關係。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能。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

在公載燕。燕樂舞在內。自今四句。以旦。民。善。後。平。弄。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之。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之。而。又。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是。心。中。寓。規。此。子。所。樂。乎。就。想。見。異。日。雍。熙。之。盛。說。

按春秋魯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敦禮崇信。有明德之望。焉。故夫子于經闕宮有肅。昭孝先之常也。每月書不雨。見。

恤表之志也。于詩逐併存之。以主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莊學而作。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采芹親斫相逐處。灰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總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遊有傍理意象。

其馬是儀其音是馨。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幸學宮。講苑輪通。實累世之曠儀。故聲音昭著如此也。映

匪怒一正一反、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曰笑、則匪怒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敬敷五教在寬。正匪怒伊教之意。飲酒是講學事。果時事難老服象。作一事說難老。雖承飲酒來。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藉酒以介壽也。長遠是通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故註云。猶大遠。噴字須看勿屬齊侯。上。釋醜。此魯邦百姓言服者。自喪去。屈他。不重在民屈于我。

魯人頌禱。欲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懷也。

穆人麻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威儀是明德。

之著于身。董二敬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是有文武之烈者。蓋真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此便是孝。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

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處。文武做祖。已向下文外。揀一處。自是通篇關鍵。

克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說起。其實為受成。釋奠皆在泮。故因脩泮而以服流夷顧之作。還以振作。言蓋脩之是重作。而蒞之則振作矣。收服須本崇之中。寓耀

武未矯，四句正是服淮夷。重，在敵功不重濟人，能其

人，割其耳，獻敵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受成，決其謀也。種菜，奠幣，禮先師也。敵取左耳，以其無所

濟，多士二章，言將各兵威，因歸本到國，獻上，以終淮夷。彼服之意，多士以將帥言，統御方，植士卒。

克廣德心，從學中陶鑄，來重者，九忠君愛國之心。人所用者，但為私欲拘蔽，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國立功，必須推而廣之。桓，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以居功也。彼訓過，是攘邊使遠去之意。蒸，皇，不重

帥之象、威重將兵者得人故多益善不吳是不諛諛不揚是不輕躁言紀律嚴也、誦訟也、問頌之官也、各相推讓畧無爭端故無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即帶在此句說、角弓事與四怪脩廣事倒看、重在獸上、幾曰角弓、繅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既克二句言器械利卒服習既之以克淮夷、使其有順命而無逆命也、罔敵不專是兵謀、罔與下慄悟相應、罔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容不可窺、意獲即上孔淑不送、本字對前此侵擾言、

典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與原不脫、作泮可見詩人通篇只知重泮作泮一事、慄是覺悟往日病前

病抱降楚附徐之非、獻琛、正見慄悟、處此、只以終上、幸獲
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淮夷之貢、止饋、珠暨魚、厥篚玄纈、
緡、九江納息大龜、象齒出南越、楛、金三品、荆揚皆有之、以
荆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

閟宮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首尾皆言脩廟、邇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
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芣四車
詳言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郊而獲福、蓋魯之有
郊為特典、故同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

閟宮、合魯之群廟言也、魯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閤，故清靜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故言上之結構密也。廟始于有國，始于有周，始于有稷。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稷，有稷四句，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重稷者，穀之熟，有先後。稷穰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黍麥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與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說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遍天下也。績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麟。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耳。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剪商。言其勢。

非言其志也。天之居以商命言。豈紂之自絕于天。已無絲毫留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居。則周命之齊。有以致之。無貳二句。止本局字說來。即是致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久。周公之功在克。感句說出。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啟字以分土言。侯則伯子男皆在其下。大啟則七十里。五十里皆居其少矣。為周室輔。當作典。周同休者。方見報功意。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達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危嶧川如汝沂。河濟土田如常。許聊誰附庸。如黷。史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統。

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與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者。紀其世也。龍旂二句。主郊祀。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路。載旂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怠。不忒。謂禮與物無過差。大飴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四句。是知而天神格。李來饗也。宜者。無怨恫意。降福之多。如天錫。重事而下一既字。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后復曰皇祖。無諸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寔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信公雖用如禮，而以龍旂，永祀不敢全備，天子之禮也，天子以冬至祭天，春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旬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禘則不嘗，惟天子魚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禘設于鼻，預敬其事曰夙戒，壯剛，正福，衛所施者，白牲祀用公，則不宜用時王之禮，駢剛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犧尊以盛酒，而羞則有毛魚之豚，切肉之載，太古不和，剗器，和菜之爨，作

三物者有常品也。是供殺核豆供道醜而大房載半牲之牲作三器者有常敬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大夏象文德也。蓋師掌之武舞。大武象武功也。師于掌之皆言容而包聲在內。

邊豆亦要分周公魯公。周公十六魯公十二。周語云。却補之事則全蒸。王公立既。則有房蒸。全烝謂全載牲幹。魯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大廟。組用椀。歲則全烝。非房烝也。舞則周公八佾。魯公六佾。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

孝孫有慶，虛說。俾爾婦而下皆，有慶之實也。直管到魯侯是若止。熾者方感，昌則又盛大矣。以福言，壽者有年，滅則又安吉矣。以壽言，各兩字相照，重在下字，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以干戈無警，撥言，從保彼一句一氣說來，三壽三卿皆壽也。有同心一德之意。如罔陵以罔祚言，亦即是魯邦是常意耳。

我遠成功，原蒙上獲福，未益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奠我故，承下方入廟祭。有田則有賦，則千乘，諱成數也。有車則有徒，有三萬，

用教也。車右有矛，車左有弓，故矛弓屬車，貞胃而朱其綬。只是一件，是徒御之所服者。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曰虜。我伐寇而彼畏之曰憇，即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事也。昌熾至兵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位。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言，是及覆極言之耳。富是年壽之謂，謂來日尚多也。昌是明盛之意，大是恢弘之意，耆老艾春也。無害即無有后艱意。

疏曰：滕謂約之以絕，非訓滕為絕。

泰山兩車，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禍之最大者，重在服

未有上而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
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亦皆連屬于
南者。前遂荒賁至淮夷。後遂荒賁至南夷。下皆指承之。
變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此解切近魯
國事情。荒字中有綏懷。哉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諾者。遠號令聽約束之意也。是若言魯侯之心。于是而順
莫作。遠人順魯侯者。

天錫章。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絕擬虛說。下皆純樸之實
也。看魯人大意。專以恢復疆土為重。其言肩壽保魯。即如
上文以泰山龜緯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在復常許。肩壽器

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傅其
家卯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所以為純嘏耳。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
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故錫魯以朝宿之許。而常見侵
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後之為頌。居字。正見恢復。意燕喜
句。虛。點過承。上起下。合于下。以律齊人之討。犇姜之善
也。歸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体之
意。邦國是有。粘上。輕說末句。本上肩壽而言。

徂來章與篇首闕宮二字相應。漸是裁之于所生之地。度
是量之于工作之虛。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俱作

廟事奉松栢之大，以見其他材木，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之規制。新廟句，捉承看，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亦以大勢嚴正，言吳斯所作本，祭君主之說，註教護指令也。監視也，屬工謂付工以事，謀章程謂考工以能也，是以廟之連比言頌以廟之廣大言，打轉矣；說即首所謂闕位實收也，周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咸慰而順民心者，實在僖公。

商頌

那

通詩，重作樂以，與先之格上。恭敬意即在樂中。第四節只

邇矣。由來以見不教不化耳。不煩分說幸合。

那字言樂器之多。鞀與鼓。小大並陳。止見其多。曰置。則猶未奏。但曰奏鼓。以其為樂之紀綱也。析則祖以言用樂去樂之。未說到烈祖樂上。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禮記注曰。既人之祭。必先作樂。蓋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間。使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然未鼓。未有臭味。故曰臭味未成。際蕩宣播之意。

傳曰。鞀鼓樂之所成也。說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鞀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稅以將之賜子男樂則稅以將之
注云稅稅皆所以節樂

箋曰置讀曰植。執鼓者為植。貫而樹之。湯定天下而作禮。
樂改夏之制。乃始植我鼓。家之樂。執與鼓也。執雖不植。貫
而樹之。亦植之類。按此解置字。則此節首稱執鼓。專重革
夏。雖集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

奏假是三閏之後。與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假字。恐而不成。則不能安成。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亦直待奏樂假之始。未感我。

跳鼓宜深遠而深遠管聲宜清亮而清亮彼此相濟故曰
和。高下適均故曰平。聲非牧聲之聲乃堂上升歌之聲。玉
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為高下。故依瑟鼓
則為和平。舉跳管亦例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聲
滂發照前。析我綏哉而伏後一氣相成之意。穆之之美盡
在上文。

鐘鼓感作即鼓鐘送尸之事。傳曰。其然明也。蓋文舞武
舞陳列兩階。次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
聲容猶成意。亦不夷憚。亦字最有含蓄。嘉容亦悅。先祖可
知。故不必須拈格祖觀出亦字。與亡在念之語。儘可不

自古在昔先民，登言以成文，有作，為，祭，禮，也。是作禮之
作，溫恭者，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執之事，有恪，正是溫
恭，嚴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執者，無一
不恪也。要認註不可怠意。

碩字有美望之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
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勿，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
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體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拮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人上。而得天得
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摠凡今日所以奉祭獲福，皆賴

烈祖之功德也。末節真祖之享。要點傳世不改。天人相故
意。

烈祖烈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日躋聖
爰布昭聖武說。祐止就其革命而有天下。言有秩何烈無
疆。爾矣歌工稱立祭之詞。及爾斯所祐所及也。還當存享
有成業說。註中脩祀帶言之。蓋賴前人以繼天子之位。故
有天子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周頌克昌厥后得以祭于烈
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

載在尊之義也。該灌獻在內。載清酌而齊思成。作求神。

神至誠。說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惟飲之用也。至
于奠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畧分先後，玩本文既字與祭字
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持節食之于人，禮安和。既
戒言備之預，既平言味之美。醴飯就進和羹說，醴飯神之
謂也。每言自主祭者言，靡秉自助祭者言，無疆德。蘇原壽
黃考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禘其祭祀，故說者僉謂當提滿酌
和羹作生，以見先祐所及不知載酌薦羹。凡祭皆然，何必
專為天子富有四海者有之。如此粘合，却看先祐小字不
如只作斯所之志物兼盡，感神獲福，平之叙次，適到下文。

得人得天。自見湯祿奉祭。魯象。

約執二句。要起見四海來格。先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
載濟。酷進和羹之事也。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
將承上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莫得人與天。平者。黍稷之
多。自過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樂盛。故本文言豈
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泥定。酷與羹得此而併也。來假來
車。提承天人相應說。要歸本先枯。上節無極。以壽言。此節
無極。即以福言。種是疆界。惜地以形福也。有藉先枯。以舉
祀典。又籍祀典。以永先枯意。

顧亭二句。與前篇精別。前以重湯祿二字。見一脈相承。此

則并符字亦重。蓋禘將之祭，即太祖有秩之祐而得之者也。篇均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歆已不待言，而涉孫之意無窮，故未復叮咛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禘，合此高

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此詩首尾以天命為重，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湯，幾失而復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是根本。而後先相繼是血脈，應以殷受命成宜一句為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孔疏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福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

自天來為禩。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亦如
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岐。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岐地
也。古字一讀。輕者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追言之。故曰文
武湯武字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
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而書表正萬邦之正。域即
四方之封域。大約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兼
人。去。言。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
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貽。以湯對孫子言。故
曰先后不貽。言同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

只要鼓湯受命之圖。不重武丁賴福上。

武丁孫子是坐上語。武王只是鼓湯之孫。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如起敵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股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不單有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然忍道。不敢怠速。不敢荒寧。覆者。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管下文五句。

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箋云。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也。

王哉。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聲只是開廣之意。無二。夫此二句言土字無異于卷有九有也。

四海來假二句、蒙上文承精而申言諸侯助祭之衆、景負
惟河、蒙上文肇域而申言王都建極之雄、不過疊言土地
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言景山見之起四方之拱極、言
河見之華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對、是畿內、滌山之
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發成字、須先提
湯而說到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批契來、契未嘗受命也、
百祿是荷、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
提不外人心土宇、

長發

序曰、長發、大發也。○四時之禘、不陳人廢之、

主、大禘則合群昭群、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略之詩矣。

通詩以濟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湯則聖敬日濟。無非有濟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

濟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睿而不蔽塞。祥即兆字。義長發云者。從成湯而遙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城方將意。教下土方。教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罔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直方曰幅。周圍曰負。有城正外大國之屬。于幅負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國。帝王舜王之也。生商。其古為亦不同。然其書生
商人。此書。言造育室。蓋契始封一畝。已潛用混一。根基
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教之意。桓刻治有自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國大國
者。然教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奄有下土一例。達。即是下
姓親。天品。造。教化。然所空得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處
履禮也。而所謂親教。本別情。率之不遠。根桓。檢來。視與視
民。不挑。親字同。發典。四方。爰發。字同。正。應。轉達字。逆字
說字。緊上相應。有達化意。所謂以身教者。從也。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傳。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寰海外有裁。是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之意。非為之臣也。

帝命不違。即自契之既。換相土之有。裁見之。惟其不違。所以積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會。不違亦就齊字上見。曰齊曰不違。要見湯與天命道然會合之妙。敬曰聖敬。必有後人指見成者高。不必在聖字上着相。日新又新。所謂日新也。敬字乃成湯心學。全在心上。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三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齊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見。邊人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帝命式同。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亦

以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球二事。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是即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能敬。總是以聖敬受武圍之命也。行政與妻勇。俱在朝貢先事。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來。駿龐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林天寵。各百祿亦打轉此意。

小球如子殺壁、男蒲壁、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五瑞。不競不練三句。作一反一正看。凡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纔示競。

練五用剛柔迭施。使已落。競練剛柔矣。湯則一兵所着而
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故德之中正處。

震動懸悚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時。懸意屬邊
一處。懸悚有惴懼畏蕙意。屬不及一處。亦如競練剛柔之
相峙。湯之兵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固非有叛逆而
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章。何所畏縮。此敷
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特
性不震動懸悚。乃為大勇。歟。委其勇與上敷政優。顛倒
認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
其解。折明便非。

武王載旆，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度二字，要捉出重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如火二句，正根有度說，全是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敢過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葉上影借出來。三葉既珍，則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有哉，不必說受朝貢，勇其葉而徐及其本，固是行師次序。宜然亦須發明俟集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此一章是聖敬日濟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說敘剛柔，不說動聽悚者，俱于此見之。而潘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蓋謂人情不安。即音所謂華我卯于有夏，小大戰，固不懼于非事是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九也。天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子降之也。箋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故民也。兩實字緊應着降字。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

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

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伐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機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然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同極言中興之盛也。搃見當持廟世紀意。

捷彼殷武。照前此累世因循。凌夷不振。看喬字緊承捷字。來此二字俱有獨斷獨行人不及謀。發不及距之意。梁入三句正喬伐事。而尤重在梁入。梁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惟搖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于以聚致其醜類。使無所棲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說。以其續

湯之績而可壽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績。

傳曰有鍾鼓曰伐。○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

居國南鄉。見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畢獻方物。日享一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彼字說來。末句乃氏冕自言事商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喚起下文來辟之詞。然天命兩字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舉焉績設都亦不足以

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巡。就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是在為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于禍。穡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匪懈。即其庶幾可免禍。者。二語有康上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捷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時攻寇責之詞。嚴義正而亦見用兵原非不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況為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康然畏服也。畏字足領通篇之神。

既第三節天命二字氣狀。直貫至來。與命于下國二句。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有去有留。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下民。之視民之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纔是真能畏民。不僭不濫。處就是他不敢怠。處。若一怠處。便僭濫矣。不必將不敢怠。處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記封就作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來、翼上者、改教清明、國勢改觀也、
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
說、聲是風聲、曰赫上、夷夏皆謳歌也、靈是威靈、曰罹上、夷
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赫彼一奮時、將以誓服中外之
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
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
濯之遺、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說、
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斯二句、言工之飭、松栢二句、言廟
制之美、截之所生之、新移之造作之、慶為遷、正以絕
墨為方、一以斧斤、長短而截之、為夏竦成孔安

此後人、女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匹依、則安也。孔子、遷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主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

吳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苟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